

JISHIQUANSHIJIEDOUBEIGUOLIANQU

即使全世界 都背过脸去

文 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即使全世界都背过脸去

蒋念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即使全世界都背过脸去 / 文哎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90-1919-8

I. ①即…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8929 号

即使全世界都背过脸去

著 者: 文 哎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封面设计: 西 子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919-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孽缘投胎	1
第二章	大幕已经拉开	5
第三章	爷爷落脚村埠头	8
第四章	梦魇中醒来	11
第五章	大妈操起砖头追过来	13
第六章	斯夜，她辗转未眠	16
第七章	从死神那里走来	20
第八章	妈妈呀，妈妈	24
第九章	父亲老实得像头牛一样	27
第九章	此生无法再接受男人	30
第十章	从迷茫中走向希望	32
第十一章	那晚，他湿吻了她	36
第十二章	他满意老爸这个角色	39
第十三章	献爱心是她生活常态	41
第十四章	亲爱的，谢谢你	44
第十五章	你是我一生的期待	49
第十六章	剪刀石头布	55
第十七章	手机掉马桶里了	58
第十八章	留情溪江书院	64
第十九章	放弃是另外一种坚持	68
第二十章	一封请求书	72
第二十一章	太阳啊，我又见了	76
第二十二章	我是你心上一根肋骨	82

第二十三章	爱情啊，你是谁	85
第二十四章	爱我，你就抱抱我	91
第二十五章	你是我另一道门	97
第二十六章	亲爱的，想你了	102
第二十七章	你要多行善	107
第二十八章	全都是你的笑靥	111
第二十九章	你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19
第三十章	我给你打了八十分	124
第三十一章	臭东西上课蚊子哥旁听	128
第三十二章	一行热泪从眼角滑落	132
第三十三章	分手之揪	139
第三十四章	她温柔得没有骨头	143
第三十五章	你，我可以不要	148
第三十六章	“我真的生气了”	153
第三十七章	你是多么神奇与美妙	158
第三十八章	臭东西买男士保暖内衣	163
第三十九章	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	168
第四十章	“我把你当枕头”	174
第四十一章	两男孩牵动着她的心	177
第四十二章	只有来生	188
第四十三章	复活节里人彷徨	192
第四十四章	失乐园	196
第四十五章	魂断含羞瀑	201
第四十六章	臭东西遗言	206
第四十七章	爱情云梯	208
第四十八章	琴瑟相和	211
第四十九章	爱女降生	214
第五十章	七夕蚊子哥说	218

第一章 孽缘投胎

三月小雨，淅淅沥沥，绵延数日，书院谷涧，云蒸霞蔚，烟雾升腾，含羞瀑前，半山腰处，双飞鸟出，盘旋良久，长啸一声，灌入隧洞，从右边入。游人皆叹，何方大鸟，如此神性？然久不出，但见俊男媛女，纤纤缓缓，飘然而至，从左端出，身段窈窕，面若桃瓣，执手相看，恩爱极佳。然终不见神鸟飞出，众人愕然，他们双双落水，潭水浪花四溢，只听吴越口音，婉转动听，嬉戏缠绵，少了遮掩，少了羞涩，嘻嘻溪水，袒胸露背。银铃般笑声传到水面，水面也似在笑。妙女酥胸坚挺，如西洋神堂墙壁裸体画上的女人，很美很美。只见胸口一疤痕印记明显，如雄鹰展翅图案。她侍立水中，掬水给俊男拭擦背部，全然不顾众人静静地注视他们裸浴潭水。俊男赤身面对飞瀑飞溅，坦然，恬然，安然，任凭妙女擦背，爱抚。纤指触及左肩胛疤痕处停顿了一下，众人看清那是一条八公分的刀痕……

正当众人恍惚之际，眼前一幕，如海市蜃楼，眨眼之间，消失殆尽，好不怅然，怪哉怪哉！

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回想到五年前就在此处曾经发生一幕爱情传奇，他们来自两个世界，相爱了，很难被世俗社会接受，最终男的跳崖，女的不久也死了。不明白的是男主人公的尸身被打捞起来以后，看到他胸口处有一个如雄鹰展翅图案般的疤痕，而非女子胸前，莫非……

白云深处有人烟，一群驴友在海拔 3500 米的山峦处惊喜地

发现了一户人家，一对恩爱的夫妻，模样就是刚才众人见到的那两个俊男媛女，他们相约每一年春天都要回含羞瀑沐浴静心，那是他们前世今生的切换点。

“如果有来生你希望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要做男的，因为男的比较干脆，不像女的，吃喝拉撒睡都比较拖拉。”

“我要做女人，因为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可以被动地感受男人的呵护。”

这样的对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是臭东西猫在蚊子哥怀里的时候说。

现在，男女身份互换，蚊子哥常常宅在家里，写写回忆录，记录自己的“前生”，每天要整的就是烧两顿饭，偶尔做个麦饼、饺子之类的，自然都要老公——臭东西手把手教她啰。

“老婆，你呀，什么都不会，好在我能教你。这辈子脱胎做女人是做对了噢。”现在可以冠冕堂皇地称呼自己的爱侣为“老婆”了。

“老公，臭东西，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哎。”且不说搭房子，利用大岩石天然屏障——鳄鱼般的嘴巴做了房子的一堵坚固的墙壁，一半的屋顶，一半的地面，剩下的部分，就用竹子编制了篱笆栅栏，知道她爱洗澡，就从山涧里伐竹引水。

开荒种地，极为艰苦，蚊子哥也能帮助一起除草挖地。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日子也过得清静有序。

两个人的世界虽然单调了一些，但也有休闲的项目。互通有无，臭东西可以教蚊子哥作石头画，绣十字绣，种花种草。蚊子哥可以教臭东西，骗牌，下棋，练太极拳。

这样的生活模式感觉挺好的，可以为爱而活，有且只有一个爱人，我的眼里只有你。不需要很多钱，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人情世故，不必看人家的眼色。

成为女人之后，蚊子哥被一件事困惑了。那就是女人的事情，俗称“老朋友”来了。肚子很痛，胸部很胀，臀部有后坠

感。这样的罪过前后拖拖拉拉要一个星期，这是她无法接受的。山上也没有卫生巾、护垫什么的，还得劳驾臭东西用布片整一个月经带，不曾享受一次“面包”的福利。既然做了女人，就得受着。

不过，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有两方面。做女人也有让蚊子哥感到美好的一面。

每当黄昏的时候，臭东西都牵了她的手去山涧潭水洗澡，河水清且涟漪，几尾小鱼儿窜至脚板上啄你几口，痒痒的，爽爽的。

臭东西，洗澡麻利，洗完后，总过来帮她搓澡。洗得白白净净后，就把她抱到一块巨石上，赤身平躺着，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几多白云，晚霞推着白云走，渐渐染成橘红色。

从脚趾头依次往上，小腿，大腿，胯间，肚脐，腰间，胸口，脖子，有个虫虫舔食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刺激，舒坦，痉挛，如此反复，呻吟不已，与周围虫唱应和着。臭东西的舌头撩拨着，让她痴狂，喃喃痴语：老公，我要嘛，我的臭东西快……

臭东西，没有依着她，继续从草丛里拔了一根狗尾草，在她的胸前雄鹰疤痕处，撩拨着。“你坏！你坏！不要啦！不要了啦！我的臭东西！饶命！我投降！我投降！”娇气欲滴，面若桃瓣，瞳孔铮亮。“我要你的，你给我！你给我！”

香汗喘喘，两人在山谷间尽情挥洒爱的交响曲。潭水作证，巨石作证，草丛作证，晚霞作证。

“亲爱的，回吧。”

“嗯。”

两人跳到水潭稍微漂了一下上岸，身上披一件轻纱衣物，撤回了山峦的草房。

“蚊子哥，饿了不？”

“嗯，有点。”

“有山楂喔。”

说着就从干活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红黄的山楂。

“哇，不错哎。你哪里弄来的？”

蚊子哥想到小时候父亲打猎的时候，漫山遍野地跑，偶尔遇到秋后的山果子也会摘了放兽皮衣服口袋里揣回家，看到他，笑着说：“过来，有好东西。”小小年纪的他（那时他是个小男孩）就会瞪大眼睛望着老爸那双粗糙老茧的手，变戏法似的，变出山楂啦，猕猴桃啦。

“前晌我造云梯的时候，看见林子里有这东西，就想到摘给你，自己也没舍得吃。”

“好吃，臭东西，我的好老公，谢谢你。”

“哈哈！”

“后悔不？”

蚊子哥摇摇头，迅速亲了一下他的额角。臭东西顺势将她揽在怀里，抱起，放床上，顺脚一勾，把柴门带上了。

吃完了，聊完了。

“我们睡觉吧。”

蚊子哥一个侧身，臭东西从后面搂着她睡去，一夜无梦，秋风袭来，花香扑鼻，极少有那条凶残的黑狗、瘸腿的男人出现……

第二章 大幕已经拉开

几个驴友闯入了他们的生活“禁地”，打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尽管再三叮嘱“不足与外人道也”，蚊子哥自己反而抑制不住与第三者沟通的欲望，坐在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通常是他们夫妻俩的饭桌，拉开了话匣子……

你抱了浴巾就往卫生间闯，顺手将浴巾搁置盥洗盆上方的柜子上，扯了保暖内衣，再往上面搁置，内心掠过：会掉下来？底层一包纸巾，上面浴巾，再上面衣物？却没有认真去理会。

“刷刷刷”洗完脸了，无意间盆里的水没有放掉，还有半盆。

许多时候生活就像你预料的一样，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啪——”随即一包纸巾掉下来，手一下子没有抓住，正好掉盆子里——呀！迅速捞起，不幸的事情还是到来了——刚启用的纸巾，几乎全湿身了。无奈之下，你扯了一大半到垃圾篓里，你抓狂，你恼羞成怒，于是你恍然：如果我在外面就脱了衣服进卫生间，如果我不拿浴巾进去——以前都很少用浴巾的，如果我洗脸盆里的水都及时放掉，如果我今天不洗澡……

生活是没有“如果”的，它的确已经发生了，而且故事大幕已经拉开。

尽管他们仅限夜间行走，她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枕头、一根肋骨、一扇门，然而，他分明感觉到周围异样的眼神，整个世界将都会背过脸去。

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走向道德的被告席，他彷徨，他挣扎，他痛苦万分，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之人。她，已经修行多年了，是神教的一员——神女，没设防悄然坠入爱河，一边品尝葡萄园中的美酒，一边惶恐、纠结。

她，南州有三百多个舵口，起码跑过两百多个舵口，她的足迹遍及南州大地，最近几年栖息在风木。

她，原名叫衷，外号“东西”。

她敬奉神，脖子里一个伴随她三十多年的挂件就是神的头像。她的口头禅：“100个乞丐都欺骗了你，可能第101个乞丐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你也不要因此埋葬了怜悯之心。”“活出神的爱，做世界的灯，神是看不见的电流，你要让人看得见，带来光明。”

他，蚊子哥——她给他的特别称呼，初夏，她在神院学习，微信私聊的时候，总有蚊子闯入，于是他就戏言是自己派过去空降那里的，叫她善待它。于是她就戏称他为“蚊子哥”，事实上应该叫他蚊子大叔——他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足足年长她一轮还多呢，不过看上去他很像三十几岁的男人，一位餐厅经理自从知道他实际年龄后，每次餐厅用餐就会用异样的眼神关注他。

他，不信佛，但去过许多寺庙；他，不信神，但去舵口上过国文课。他想：佛也好神也罢，对许多人的意义，只是想索取些什么，或升官，或求子，或平安，或进天堂，对国人来说也许只有灵和不灵两种吧。总之，他的文化程度让他怀着敬畏、了解、开放之心，去感受现实世界的一切。

斯年她遭遇一场情劫，几度徘徊：要不要完整地把自己交给神教？在她的“亲爱的”凌晨五点离开她走出时，她发去微信：“感觉这样相会好刺激，我好舍不得你离开。昨晚梦到你离开我，找不到，联系不到，我就哭了，一哭就醒了，一看你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踏实开心，就接着睡，你真好！”“我愿意拿一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一宿的拥有。”

一年里，她的外号增加了许多，都是他给的。有“百灵鸟”

“喜鹊”——鉴于她反应灵光，早安晚安给他发微信，叽叽喳喳地充满正能量；有“三不”——曾一天之中她给他下达了三个“不”：不准打电话，不准发微信，不准视频，伤心之余，他便叫她“三不”；有“臭东西”——爱恨交加之时他忍不住叫一声。偶尔，教训她的时候，便以“老兄”“老弟”呼之，商量的时候，便以“衷同学”戏称她。

“我未能把你带到神教面前，却把自己给了你。”这是让她感到遗憾的地方，尽管他跟随她的脚步去过许多舵口。

他了解到她多劫的少年生活，几番生死，几番蒙羞，母亲、父亲相继离去。父亲去世后，她入了神教。

从此，她不相信天是蓝的……

是基于同情？是基于敬仰？是基于好感？……他不甚明了，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他走向了她，他要去了解，要去读懂她：她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从此，他要用父亲的角色给予她更多男人的关怀……

第三章 爷爷落脚村埠头

山岙历来是舢舨舟停靠旅客歇脚的、侯潮的埠头。很小的时候，衷就喜欢缠着爷爷讲他过去的事情。关于爷爷的身世村子里有很多的传言，有人说他是国民党里面的军官，也有说是勤务兵，拐了长官的姨太太跑路的。时隔三十年后，她靠在爷爷的膝盖上，央求爷爷讲故事：爷爷说，他烧得一手好菜，那是因为他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厨师兵，带着奶奶，闯荡到南方，从南州城里，驾一艘小船，经江北江面，遁入溪江，逆水而上，来到山岙村，一上码头，但见眼前：背靠山峦，面朝大江，进可退，退可走，于是就选择码头一隅暂时栖居下来，两颗漂泊的心终于安顿下来，就在山岙的码头上搭一个简易柴蓬住下来了。

每天看码头上人来人往，最初怀着一颗警惕的随时卷铺盖走人的心关注着周围的一切，很少与人言语，跟村子里的人也极少说话，后来日子久了，渐渐放松了戒备，不再用怀疑的眼神与人拉话。慢慢地爷爷发现此处的人挺注重礼仪，婚嫁丧事都搞得热热闹闹，自然自己一身厨子手艺就派上用场了。村子里的人也慢慢地接纳了他们，让爷爷一家落了户，山岙一村，郝氏仅此一家。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份，斗“地富反坏右”的年代里，也不敢露脸，遇事都极其低调，后来生下两个儿子。

由于是外来户，当家的爷爷不敢出人头地，处处小心谨慎，自己的子孙只能靠天佑护了，有时候即便是自己孩子吃亏了，被人欺负了，也不敢站出来以理据争，受不了憋着。

爷爷的小儿子——衷的老爸，敦厚老实处处被人欺负不在话下，老妈因为他的老实可靠从江北嫁给了他，也没少受罪，孙女——她读小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男生追赶到一角落无处可逃——八岁的她从二楼高高的窗口跳下。

南州的麦饼很有名，原出山岙。此地麦饼别有风味。一个麦饼的原配料是：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搅拌糅透，成凹字形，嵌入咸菜、鲜肉、吹虾、味精。包拢后，擀成扁圆形，入平底铁盘中煎，再转到烤炉中焙熟。食之松脆、喷香，堪称美食。

衷，很喜欢吃家乡的麦饼，麦饼往往作为外出携带的干粮，节俭惯了，随便吃点儿，将就下一顿就打发了。一边津津有味地嚼动着麦饼，一边招呼着旅行团队跟进并注意安全，自己鞋子湿了也没注意到。溪江书院几进几出已经不晓得多少趟了，渐渐地跟景点的老板混熟了，门票也能八折优惠。今年元旦放假三日带神友团进楠江游玩，自己戏称“衷导”，一日五六十个人的团带下来居然不喊累，驾车风驰电掣往返乡间小道上，晚上居然开到八十码的速度。

据说除了“衷导”的营生，她擅长带孩子做游戏，极具幼儿教师的资质，同时还要给神友中有需要的人做“疏导”的工作，干的可是心理医生兼导师的活儿，通常她要干的是做PPT上课。

她抬头仰望深邃的蓝天，长长“吁”了一口气，注视着眼前脚踩的这片熟悉的土地心潮澎湃，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衷褪去身上的衣物，袒露光洁的胴体，她会下意识对着镜子，留意一下背上的那一道八公分口子的疤痕。

整天洋溢着笑容，你很难从她脸上看出她曾经与死神挨得是那么近……

衷已经5岁了，走起路来两只羊角辫一晃一晃，显得十分可爱。外公是教主助理，妈妈也跟着信奉神教，那个时候信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外公有了牢狱之灾，一关就是十几年。妈妈嫁给

爸爸之后，给这个原本不受待见的外来户雪上加霜——她和她的哥哥、姐姐在村子里更是被人视为“异类”——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后来长大后，她才明白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村民中只有自己一家是信教的。

她在村子里受歧视，玩伴也很少，常常被人追着打，一双布鞋也跑丢了一只。回到家还被不知情的妈妈训斥：死哪儿去了，整这副样子回来？！有一天，村里一个大一点的男生不由分说操起刀就捅过来，她还来不及叫喊，刀口从她后背肩胛骨处入，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父母闻讯从田地里赶来以为没救了，幸好命大，让村里的土医生料理一下伤口，她居然活过来了。父母没有追究邻家小孩，选择了“忍”过，什么医疗费不医疗费，唉，算啦。

第四章 梦魇中醒来

一个六岁的女孩，确切地讲还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她的字典里还没有恶人的注解，但是现实中她却饱尝人世界最丑恶的一面。对，就在她六岁的时候。

听说爸爸妈妈要自己去大姨家玩，高兴得合不拢嘴，玩累了，身乏了，躺在大姨家的床上，安静地熟睡，没有人告诉她要设防，渐渐地进入梦乡，梦见自己与一些小伙伴在溪边溪水，抓小鱼小虾，玩的不亦乐乎。突然间，天黑下来了，猛然间，从草丛里窜出一条黑影，一下子捂住自己的嘴巴，想喊也喊不出来。玩伴们忽然间不见了踪影，好害怕啊！冷吓之间，睁开双眼，不是梦，房间里就有一个大人的黑影，凭白日里的熟悉的气息，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大姨夫，正趴在自己幼小的身子上，自己裤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感觉有个棒棒似的东西往下身肉里面拼命地拱进来，仿佛肉被撕裂开来，紧接着硬生生被剥离开来，钻心地痛。

想喊，不可能喊，大姨夫捂住嘴巴的手就是拽不开；即便是拉开了也不能大声喊呀，大姨就睡在门对门，她知道了会怎样？会离婚吗？她是妈妈的姐姐哦？大姨夫是什么时候摸过来的？

下身很痛，毕竟只有六岁。痛楚在黑夜中漫无边际的弥散开来，透过窗户，在天际诡异地腾空升起，升起，仿佛看见一双眼睛，时而狰狞，时而慈祥，感觉像妈妈的眼睛，好像问一声：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大姨夫为什么可以欺负一个小

孩子？

第二天，大家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她感觉不怎么饿，一双闪亮而又迟疑的眼睛瞪着对面呼啦呼啦埋头吃粉干的大姨夫，目光定格在“坏蛋”的嘴角边的一颗大痣，像豌豆那么大，随着不停地嚼动，大痣上面的两根毛毛特别令人讨厌。有个冲动冒出来：想立刻走上去把它揪了。哼！只有动物园里的家伙才有的，他一定是动物变来的——大姨妈怎么跟这种人结婚睡在一起？她这么想着，艰难地扒一口稀饭糊糊，不曾动筷子夹一根自己爱吃的腌制酸甜萝卜条。

粗心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发觉她走路下身要掰一掰的异样动作，也并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这叫她十分难熬！

“妈妈，我们走吧！”

“妈妈，我们回家吧！”

“妈妈，我想回家！”

.....

做父母的，往往视之无理的要求，甚至是胡闹，忽略了一个六岁孩子的祈求。

“回，什么回！我跟你大姨妈还有要紧事要谈。”

大人永远是对的，她不再吭声，蜷缩在板凳的一角。这时，她多么想念哥哥、姐姐啊，他们读书多好啊，可以在学堂里跟同伴一起玩，哪怕跳跳橡皮筋也不错。甚至有些挂念自家的那条老黄狗了，后悔出来的时候没给它一根猪骨头，骨头吮吸完了之后，扔到下面人家的房顶上了，它够不着，围绕房子汪汪汪叫个半天。

一切只有默默承受，可怜的她，这样的疼痛持续了一个星期。

随着岁月的流失，总算慢慢愈合了创伤，暂时忘却了这段梦魇般的记忆：直到父母去世也没有告诉他们，至于大姨夫，老天收拾了他，死于一场车祸。